

国学
精华
读本

孟子

(战国)孟轲◎著

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，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。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。孟轲（约公元前372—约公元前289），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、教育家。邹（今山东省邹县人，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）孟轲发展了孔子的“礼治”和“德政”思想，提倡“王道”主张“仁政”，并以此批判齐梁鲁邹宋滕等国游说诸侯。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· 国学精华读本 ·

孟子

王 勇 选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学精华读本/刘悦霄据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7

ISBN 7-204-08507-8

I. 国... II. 刘... III. 国学—通俗读物
IV. Z12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1537 号

国学精华读本

刘悦霄主编

责任编辑 娜 拉

封面设计 襄 平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32 开

印 张 100 印张
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书 号 ISBN 7-204-08507-8/I·1776

定 价 200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(0471) 4971562 4971659

前 言

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。五千年积累的文化中的精华,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,古典文学有着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优势,那就是它极高的文化含量。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,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。毫无疑问,文化经典往往是古代圣贤人的懿行嘉言。面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文化,中国人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。

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,将中华古典文学珍品介绍给广大读者,我们精选版本,重新整理,博采众家之长,最终编纂成《国学精华读本》系列书籍。

中华古典文学涉及领域广泛,种类繁多,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,所以我们主要收集流传久远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,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。为此我们对作品重新选编、选译、选注。对其中疑难句段做重点注释,突出主题,把最为精华的部分展现给读者。相信《国学精华读本》系列会帮助读者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,做到开卷有益。

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,以帮助我们达到精读为目地,同时充分考虑到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,对有些典籍的内容,进行了部分删减,从而既注重了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普及性,又充分体现了轻松读书、娱乐读书的宗旨。

因我们水平有限,未能使笨头工作更上一层楼,不免心存遗憾。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,见到了成果。相信广大读者能和我们一样,畅游千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,博览群书,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目 录

梁惠王章句上	(1)
梁惠王章句下	(16)
公孙丑章句上	(36)
公孙丑章句下	(53)
滕文公章句上	(69)
滕文公章句下	(85)
离娄章句上	(101)
离娄章句下	(116)
万章章句上	(123)
万章章句下	(138)

梁惠王章句上

第一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：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：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：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(yàn)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梁惠王，惠王说：“老人家，您不辞千里而来，也将有什么有利于我国吗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大王！为什么要讲利？有仁义也就够了。大王说，有什么有利于我国，大夫们说，有什么有利于我家，士和庶人们说，有什么有利于我自身，（这样）上下交相求利，那么，国家就危险了。能出兵车万乘的国家，谋杀他们的君主的，必然是能出兵车千乘的大夫之家；能出兵车千乘的国家，谋杀他们的君主的，必然是能出兵车百乘的大夫之家。（大国的大夫从）能出万乘车的国家中获得兵车千乘，（次国的大夫从）能出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获得兵车百乘，不能说是不多了。假如真是轻义而重利，那就不闹到篡夺君位的地步是不能满足的。（可是）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双亲的，从来没有行义理的人会不尊重他的君上的。大王您也只要讲仁义就够了，为什么要讲利呢？”

第二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诗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(yōu)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牝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汤誓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皆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谒见梁惠王，惠王站在水沼上，望着（那许多）鸿雁麋鹿，（得意洋洋地）问孟子道：“贤德的人也喜欢享受这些东西吗？”

孟子（回答）说：“是贤德的人然后才能享受到这些东西，不是贤德的人，尽管拥有这些东西也享受不到。《诗》里面说：‘开始筹建灵台，又是测量又经营。百姓齐来建造它，不多几天便落成。动工不用多督促，百姓都如子女自动来。文王偶来游灵囿，母鹿伏地自悠悠。母鹿长得肥又美，端鹤洁白世无俦！文王来到灵沼旁，啊！满池鱼儿蹦的欢！’文王用百姓的劳力建台开沼，百姓却欢欢喜喜，称他的台为灵台，称他的沼为灵沼，为他能享受到麋鹿鱼鳖的奉养而高兴。古时的贤者能够与民同乐，所以能得到快乐。《尚书》里的《汤誓》（载着百姓诅咒暴君夏桀王的话）道：‘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呢？我们愿意跟你一同灭亡。’百姓要跟他一同灭亡，那他即使有台池鸟兽，难道能够独个儿享受么？”

第三章

【原文】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；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“对于治理国家，我（真的是）尽心竭力了呀！河内发生了灾荒，就将那里的灾民移往河东，将河东的粮食运送到河内。当河东发生了灾荒时，我也是这样做。看看邻国的君主办理政事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用心的。可是，邻国的人民并不见减少，而我的人民并不见增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大王您喜欢打仗，就让我拿战争来打比方吧。战鼓冬冬地敲响了，短兵已经相接，（打了败仗的）就抛下盔甲，拖着武器，狼狈逃窜，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，有的逃五十步就住了脚，后者拿自己只后退五十来步这点去讥笑后退上百步的人（胆子小），（您觉得）这种做法怎么样呢？”

梁惠王说：“不行；只不过没有后退一百步罢了，可这也是逃跑呀。”

【原文】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（shēng）食也；数罟（gǔ）不人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林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（zhì）之畜，无失

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大王您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就不必去巴望您的国家的人民比邻国增多啦。（治理国家的人）只要不去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，那粮食就吃不了；不拿过于细密的鱼网到池塘中去捞鱼，那鱼类水产便吃不完；砍伐林木有定时，那木材便用不尽。粮食和鱼类水产吃不完，木材用不尽，这样便使老百姓供养生人、安葬死者不至感到什么不满。老百姓对于养生送死没有什么不满，这便是王道的起点。在五亩大的住宅旁，种上桑树，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着丝绵袄了；鸡和猪狗一类家畜不要耽误它们的繁殖饲养的时间，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食了。一家一户所种百亩的田地能及时得到耕种，数口之家就不会闹饥荒了。认真地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地阐明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的重要意义，颁发花白的老人们就不再会肩挑背负出现在道路上了。七十岁上的人着丝绵吃肉食，一般老百姓不少食缺衣，这样还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戴而实现王道的事，是决不会有的。

“现在，富贵人家的猪狗一类家畜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道设法制止，路上出现了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饥民；老百姓死了，却说‘（致他们于死的）不是我，罪过是凶年饥岁的缘故’，这和拿刀把人刺杀，却说‘是兵器杀的人，不是我杀的’，还有什么不同呢？大王您要是能够不归罪于凶年饥岁，这样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便会投奔而拥戴您这儿来了。”

第四章

【原文】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(piǎo)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，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。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对孟子说：“我愿高兴地接受您的教导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用棍棒和用刀子杀害人，二者不是一样吗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一样。”

孟子紧接上去问道：“用刀子和用政治杀害人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一样。”

孟子说：“厨房里摆着肥美的肉食，马栏里关着膘肥体壮的马匹，老百姓却面有饥色，田野上横陈着饿死者的尸体，这无异于赶着兽类去吃人。兽类自相残食，人们尚且憎恶它们这种行为；那些号称为民父母的执政者，办理政事时，不免干出类似驱赶兽类去吃人的勾当来，那么，他们作为人民父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孔仲尼说过一句这样的话：‘第一个制作殉葬用的木偶土偶的人，该会没有后代留下吧！’孔子对这个为什么要深恶痛绝呢？就因为用了象人形貌的木偶去殉葬。照这样看来，办理政事的人)难道可以使这些老百姓饥饿至死吗？”

第五章

【原文】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人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（对孟子）说：“当今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晋（魏）国强大，这是您老人家所知道的。自从我继承王位，东面被齐国打败，连我的大儿子也丢了性命；西面丧失土地七百余里给秦国；南面又被楚国所折辱。我对此深以为耻，愿意替那些为国牺牲的人彻底雪耻报仇。要怎么办才可以（做到）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（国家不在大）只要有见方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实行王道（使天下归心）。大王您假如能够对人民实施仁政，废除严刑峻法，减免苛捐杂税，督促人民深耕土地，速除杂草；壮年人还在农闲的日讲求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、办事尽力和待人诚实的道理，在家里便用来奉事父兄，出外便用来奉事长辈和上级（包括国君），那样便可以使他们哪怕是拿起木棒也足以打败秦楚身披坚厚的铁甲、手执锐利的兵器的军队了。（秦、楚、齐等）那些国家剥夺人民的耕种时间，使他们不能从事农耕来养活他们的父母，以至父母受冻挨饿，妻离子散，兄弟天各一方。他们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大王您派军队前往讨伐他们，又有谁敢跟大王您对敌呢？所以有句老话说：‘奉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。’大王啊，请您对这点不要再怀疑了！”

第六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见梁襄王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

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

‘孰能一之？’

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

‘孰能与之？’

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见到梁襄王，出来之后，告诉人家说：“远远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，走近他前面却又看不到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。（见了我后），突然问道：‘天下要怎样才能使安定呢？’

我回答说：‘天下安定在于统一。’

（他紧接着又回答道：）‘谁能统一天下呢？’

我对他说：‘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。’

（他又说：）‘谁会归附他呢？’

我又回答：‘天下没有不归附他的。大王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？当七八月（也即农历五六月）间一发生干旱，禾苗就要枯槁了。只要天上乌云翻滚，大雨倾盆，禾苗便又蓬蓬勃勃地长势喜人了。要是像这样，谁能阻挡（生长）呢！现在世上那些做国君的人，没有不喜欢杀人的，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，天下的老百姓就会伸长脖子巴望他来解救自己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，老百姓归附他，就好比水向低处流，奔腾澎湃，又有谁能阻挡

得他们了呢！”

第七章

【原文】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龀(hé)曰，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(hú)觫(sù)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(孟子)道：“(先生您可以把)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于诸侯的事业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出身孔子门下的人，没有一个讲述齐桓公和晋文公霸业的，所以后世不曾传下来，我没有听说过。如果一定要我说下去，就谈谈王道好吗？”

齐宣王问道：“要具备怎样的德操才有资格施行王道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通过安抚人民(使他们安居乐业)的方法去实行王道，那是没有谁能阻挡得了的。”

齐宣王又问：“像我这样的人，可以安抚百姓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可以”。

齐宣王又问：“您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？”

孟子继续答道：“我听到您的近臣胡龅(hé)说，有一次大王您坐在堂上，有个人牵着牛走过堂下，您问他道：‘牵牛上哪儿去？’他回答道：‘要拿它去杀了祭钟。’您说：‘放掉它吧！它这样没有罪过却往死地里送，看到它那吓得发抖的样子，我心里实在不忍。’那个人回问道：‘那么，就废止祭钟的仪式吗？’您说：‘怎么可以废止呢？拿只羊去换吧！’不知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有这回事。”

【原文】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；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有这样的好心就足以凭借来施行王道了。百姓都以为您是吝啬，我本来就知道您是于心不忍哩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对，如果真个像百姓所想的，齐国地方虽然不大，我怎么会舍不得一头牛呢？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吓得发抖，这样毫无罪过却要往死地里送，所以才说拿只羊去换它。”

孟子说：“您不要怪百姓以为吝啬。拿小小的羊去换下头大牛来，他们又怎么知道您的用意呢？您要是哀怜牲畜没有罪过却往死地里送，那么在牛羊两者之中又有什么选择呢？”

齐宣王不禁发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心理呢？我并不是吝惜钱财才拿只羊去替换它(牛)，难怪百姓要说我吝啬哩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没有关系，这正是仁爱之道，因为你只见到牛没有见到羊。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于那些家禽家畜，看到它们活得那么好，就不忍心看着它们死去；听到它们鸣叫的声音，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。所以，一些居心仁厚的人们总是要把厨房建造得离自己的住地远一点。”

【原文】

王说曰：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(cún)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。’则王许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《诗》里面讲过：‘别人有想法，我能猜中它。’这个话像是冲着您老先生说的。我自己做了这件事，回过头来要探索做它的目的意义，反而得不出。经您老先生这样一讲，我心里又感到有些触动了。这种心地难道就能与王道仁政合拍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有人向大王禀报道：‘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，却拿不起一根羽毛；（我的）视力能够看清秋天里刚换过的兽毛的东梢，却看不见一大车木柴。’那么，大王您会同意他这种说法吗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不，我不会同意。”

孟子紧接上去说：“现在大王您一片仁心，使禽兽沾恩，而百姓却一无所得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样看来，一根羽毛拿不起来，是因为不愿用手力；一车柴看不见，是因为不愿用力；百姓不被爱护，是因为不愿广施恩泽。所以大王您的不行王道，统一

天下，是不肯做，并不是不能做。”

【原文】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，‘我不能。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，‘我不能。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”

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”

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（duó）之！”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道：“不肯做和不能做，从外表上说来，有什么不同？”

孟子说：“要一个人将泰山挟在腋下跳过北海，他告诉别人说：‘我不能做。’这的确是不能做。叫一个人替年迈力衰的长辈折取树枝，他告诉别人说：‘我不能做。’这是他不肯做，不是不能做。所以大王您的不行王道，统一天下，不是属于将泰山挟在腋下跳过北海一类事情；大王您的不行王道，统一天下，是属于替年迈力衰的长辈折取树枝一类的事情。”

“尊敬自家的长辈，推广开去也尊敬人家的长辈，爱抚自家的儿童，推广开去也爱抚人家的儿童，那么，治理天下便可以像把一件小东西放在手掌上转动那么容易了。《诗》里面说过：‘在家先为妻子立榜样，然后兄弟也照样，再行推广治家邦。’这不过是说拿自己的一片仁爱之心加到别人的身上罢了。因此，能够推广恩泽，爱护百姓的人就能保有天下，否则，就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保护不了。古代那些圣明的国君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一般人，没有别的什么秘诀，只是善于推己及人罢了。现在大王

您的恩泽能够沾被禽兽，而百姓们却得不到点滴好处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称一称，然后才知道轻重；量一量，然后才知道长短。凡是物体，没有不是这样的，心的长短轻重就较一般物体更难齐一，尤其需要衡量。请大王您细加衡量吧！”

【原文】

“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王曰：“否！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，轻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(pì)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！吾不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，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；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【译文】

“难道大王您要兴师动众，使您的臣下和士兵冒生命的危险，和诸侯结下深仇大恨，然后心里才感到快活吗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不，我对这个有什么快感？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想借此得到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。”

孟子问道：“大王您所十分希望得到的东西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齐宣王只是笑笑，不予回答。

孟子（先故意用试探的口吻）问道：“是为了好吃的食品不够味吗？轻暖的衣着不够舒适吗？还是为了文采美色不中看吗？琴瑟歌唱不中听吗？侍奉左右的宠臣不够役使吗？大王您